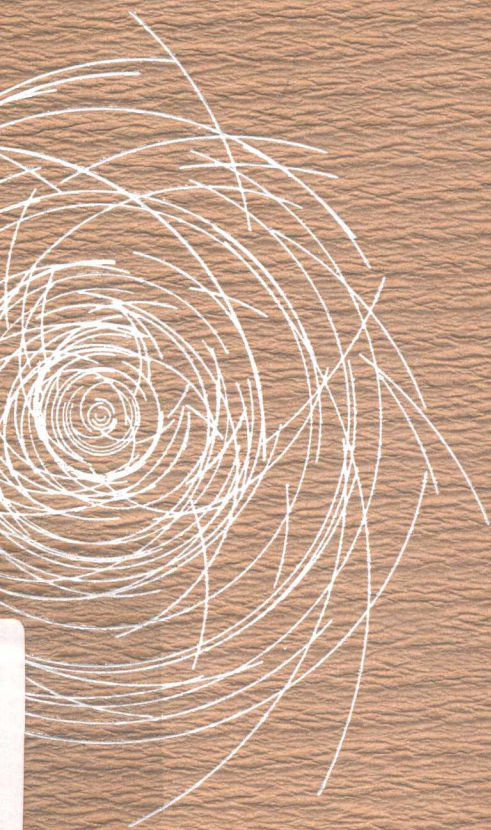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合心

Le coeur d'artichaut Tuo Zheng

度 政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百合心

Le coeur d'artichaut Tuo Zheng

庾政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合心 / 庹政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5063-9175-7

I. ①百… II. ①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29812号

百合心

作者: 庹政

责任编辑: 张平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50千

印张: 21.5

版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175-7

定价: 36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，我的青春，我的爱人。

目录

第一卷 / 001

第一章 / 003

第二章 / 020

第三章 / 046

第四章 / 067

第五章 / 092

第六章 / 110

第二卷 / 145

第一章 / 147

第二章 / 166

第三章 / 186

第四章 / 208

第五章 / 226

第六章 / 245

第三卷 / 271

第一章 / 273

第二章 / 287

第三章 / 303

第四章 / 319

第一卷

第一章

红海早过了。

道路愈加难行，越野车挣扎着，摇摆着，要不向左，要不向右，就是不肯爽快地直接前行。这条夹在两山之间的乡村公路，宛如刚刚受过酷刑，不是开肠破肚，就是剥皮削肉，车里的人下来过两次，替它被腰斩的地方做缝合手术，偏偏没有寿终正寝，每每行到尽处，又遮遮掩掩地在山背后向前延伸，令人钦佩它顽强的生命，感叹“峰回路转”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这些老话大有深意。

这是十二月下旬，恰逢中国农历的冬至，是一年中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。过了冬至，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。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：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，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，日影长之至，故曰“冬至”。冬至过后，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进九”，所谓“热在三伏，冷在三九”，便是从这一天开始。

这车从下午三点出发，三十公里的路程拖拖拉拉行了将近两个小时，越是接近王庙，越是缓慢，小心翼翼像进入犯罪现场，东挑西选只拣老实坦白的路面下脚，有时却又突然振作，使出越野车天生的本领，在这条近乎标准越野赛道上做大幅度的腾跃。车上的人几经教

训，熟而生巧，已能配合地相应动作，减震防撞。

副驾驶座上的范拥军，是中兴区交通局办公室副主任，矮而壮实的身体像一只铁锚压在座位上，系着安全带。后排的琴高没有这么幸运，两手牢牢抓着前排座位靠背，全神贯注，只恨不能化身为物，成为车身一部分，减免颠簸之苦。琴高姓郑，是私营网站江城在线的编辑，今天奉命客串采访。加上司机小罗，一行三人前往中兴区王庙镇实地查看乡镇公路建设情况。

这本不是琴高分内的差事。江城在线网站麻雀虽小，却五脏俱全，董事长兼总经理姜明广志向远大，草创之初，即以江城未来第一门户网站长远规划，部门设置齐全，业务部、后勤部、拓展部、财务部，洋洋洒洒应有尽有。琴高今年春节应聘，姜明广亲自面试，当场拍板封官编辑部主任。琴高喜出望外，高就之后，方知这个主任仿佛包装精美的糖果，编辑部好像空空如也的皮包，由他一人承担所有职务与工作。圣诞节将至，江城在线的那些餐饮娱乐业客户竞相推出专题服务，业务部、采访部、制作部的同事这两天忙碌得很，工作日程排得像春晚的节目单，到处赶场像走穴的明星，上卫生间也在接电话。下午姜明广接到范拥军电话，不敢怠慢。交通局的网页挂在江城在线网站上，一年惠顾一万元人民币，负责接洽的就是这位范副主任。姜明广电话打回公司询问情况，除了财务室一名会计一名出纳，后勤部杂工何伯，只有琴高老实地守着电脑。拥军的车已停到公司楼下，姜总经理别无选择，蜀中无将，指派琴高滥竽充数，兼任半天采访部主任。一路行来，琴高像被绑架的肉票，或者做陪衬的候选人，早准备好“随遇而安”四字安慰自己，身体不胜辛苦，心情却是意外欣喜。

所谓旅行，多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。突然从封闭的办公室来到寥廓的山野，琴高精神振奋，看见峰势涌出，两山送青，

车窗隔绝了寒冷，琴高得形而忘意，大有春游的愉快。路旁树叶上挂着冷亮的水珠，像一只只不高兴的眼睛恼怒地瞪着他们这些闯入者。琴高冲它们做鬼脸，心想所谓世外桃源，大抵就是这样的，以后不妨多来拜访，只是道路艰难。转念又想，若非如此，早被蝗虫一样的人群糟蹋得不成样子了。证明道路艰难未必尽是坏事。赫西奥德(Hesiod)所谓“通往美德的道路漫长又陡峭”(Long and steep is the path to virtue)，就从形而上的高度予以肯定。反之，一条通畅的道路也未必全是好事。柏拉图(Plato)说“通往邪恶的路是平坦的”(Smooth is the way that leads unto wickedness)。要毁掉一个世外桃源再简单不过，电视的长手和一条混凝土公路就已足够。实际上，琴高就在电视上看到新来的市委书记慷慨演讲，对全市村镇公路进行愤怒声讨，最后全部判决死刑，宣判书也由琴高亲自张贴了一份在江城在线首页。市委书记高举发展的旗帜，要下一盘很大的棋——他们今天的工作就是这盘大棋中微不足道的一步。高明的政治人物都知道怎样哄骗民众，把自己的政治野心装扮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，犹如一切战争都说是为了和平。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修路能够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。“钟表匠理论”的大意是，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一块钟表，我们就确切地知道，肯定有一个钟表匠存在，正是这个钟表匠制造了这块钟表。由此推导，每一条路肯定存在修建它的人，或者说，每一条路肯定都制造了一个或者几个富人。琴高编辑过一些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材料，堂皇的头衔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身份：某某建筑公司董事长之类。他们与众不同，似乎只有他们才拥有修建这些公路的能力，如同过去那些能够独自进山采参的人，具有某种特殊的本领。当然，有些人则埋伏在他们必经的路上，做采参人的人的人。琴高眼前这位巍然端坐的范副主任，似乎就具有这种潜质。江

城最近三任交通局长前赴后继，舍身取利，上任时无不正气凛然，无不任期未滿就转移到监狱安度晚年。然而，无论是“采参的人”还是“采采参的人的人”，都似乎跟琴高没有关系，热闹是他们的，琴高就像一个被拒之门外的乞丐，只能咽着口水想象高墙内那些权钱盛宴。

越野车猛然一跳，琴高蹲坐而起，然后屁股小心坐回座位，身体训练有素得不需大脑指挥而能自己配合，丝毫不会影响他漫无边际的遐思。倘若说每一条路都是大地一道难愈的伤痕，那么这就是人生每一步都隐隐作痛的原因？在路上，石头阻碍前进，在河里，石头引导方向。摸着石头过河，为什么要过河？河的对岸有什么？诗人惠特曼写过“路上有僵尸和石头，该搬开了”。高尔基借丹柯之口说“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”。思想可以很远，天马行空，可身前常常有石头挡路。思想也有路，思路可以有很多条，可我们脚下能走的，常常只有一条，甚至没有。思路是自由的，可人不是。人跟琴高整日面对的电脑一样，具有路径依赖，无论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……“嘭”的一声，琴高身体像给人从后面猛地一推，脑袋重重碰到车顶，原来王庙镇到了。

这种急刹车，向来是司机们的保留节目，尤其是单位的非专职司机，对车的态度不比从酒吧里勾搭上的女人珍惜。交通局的中层干部没有配车的权利，这辆越野车是交通局的公用车辆——大凡可以共享的东西都没有优越感，比如自助餐。一旦出差，如同摇滚乐里吉他手的大段高难 Solo，这辆车就会成为司机“炫技”的工具。先前路烂，司机被折磨得脾气全无，好不容易来了数百米平坦水泥路面，不卖弄一下，如何显示堂堂交通局司机的本领。这么呼啸着如奔马急停在镇口，还有点戏剧中英雄出场亮相的意思。琴高撞得不轻，前排两人认真观察着王庙，明显没有关注自己，心知虚假的安慰也没有，他羞愧

得不敢哼声，自认倒霉。跟着两人看过去，王庙镇只一条大街，两边挨挨挤挤两排老旧的瓦屋，破落得毫无尊严，偶有一二栋红砖白砖的楼房突兀而出，鹤立鸡群，街面像被反复翻拣过的垃圾场，跟刚才经过的破烂公路宛若一母所生。三人等了一会儿，像是遭遇空城计，不见人影，司机说：“范哥，我去看看。”推开车门跳了下去。

拿破仑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权威来自两种途径，一是名分，二是实力。办公室管理车队，拥军是副职，名分低于办公室主任蒋东川，可是他年轻，有野心，也有背景，那些别具慧眼的人把这看成实力。蒋东川快到退休年龄，捧他捞不到“拥立之功”，反而范副主任迟早“黄袍加身”，那有开国功臣待遇，整个小车班的司机拥范的热情一点不逊于拥蒋。小罗进交通局两年，目前奋斗目标是某位局长的专职司机，需要两位办公室主任的赏识和推荐。这次陪同范副主任，除了是分内的司机，义不容辞地身兼保镖、秘书诸职。几分钟后，司机带着一名中年汉子回来，皱巴巴的夹克泛着油光，满脸皱纹看不出年龄，看得出不满、畏缩和无可奈何，像是强拉来的伙子。

“这是我们范主任。”司机换了主持人的角色介绍拥军。

中年汉子是镇政府值班的干事。拥军远远看他走来，已经判断出他的身份，也不下车，摇下车窗，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问：“你们陆书记、刘镇长呢？”

中年汉子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，难以爽快说话，吞吞吐吐地说下乡慰问去了。

拥军眼光看着远处，说：“昨天接到区政府办公室通知，春节临近，交通畅通工作必须保证，谁出问题追究谁的责任。同时，区政府专门拨了一笔保畅通经费，用于特别困难的乡镇。王庙这条线，区长亲自点了名，所以我们交通局今天会同……记者下来，就是实地查看具体

情况，听取你们镇政府的意见。你跟陆书记他们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赶回来，能赶回来，我们就等，见个面；如果不能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情况，我们也会据实反映上去。”

中年汉子迟疑起来。他看出眼前这位范主任有些故弄玄虚，狐假虎威，拿鸡毛做令箭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可是自己渺若蝼蚁，固然挡不住令箭，也挡不住鸡毛，倘若那画饼似的专款竟然因自己错过，更不足承受“诸侯”一怒。他思量再三，说：“我再给陆书记请示一下。”走到路边去打电话，好大一会回来说，陆书记正在主持慰问工作，无法脱身，刘镇长已经赶回，一会儿就到。

王庙镇党政班子团结得很。下午一上班，党委陆书记、政府刘镇长，再加上妇女主任和一位副镇长就聚在政府文化活动室打麻将。“雨天阶前揍儿子，雪夜闭门读禁书。”又是年底，又是这样的天气，四人关上门开上空调，安安静静地切磋牌技，颇有几分古人的雅兴。牌桌之上无父子，四位王庙镇的领导干部这样团结紧张，公正透明地进行童叟无欺的数字游戏，又有一些民主生活会的味道。陆书记接到请示电话，狐疑地问刘镇长：“交通局范主任？交通局办公室主任不是老蒋吗？你问下，怎么不先通知一声，人就下来了？”

刘镇长拿出电话翻到蒋东川号码打过去，彼此确定身份后，狠狠地互相问候老娘，接着汇报各自最近的吃喝嫖赌事迹。几分钟后，刘镇长不敢冷落三位虎视眈眈的麻友，话题拨乱反正，蒋主任似乎如梦方醒，连称该打，证实确有这么一回事，宣称是政府春运工作的重点，他今天忙昏了头，忘记了——实际上，他是安心想让范副主任吃个闭门羹。两人预约好下次腐败的时间地点，刘镇长结束电话请示：“老陆，咋办？”

陆书记想王庙镇路难走得很，这人来得困难，自然不能容易地去，又扛着区政府的招牌，不能不接待。他刚才输了点，自信能够在后半场力挽狂澜，不愿轻伤即下火线，说：“那你去接待一下。我们搬三家。”

刘镇长刚才也是输家，看着桌上整整齐齐的麻将牌表情呆滞，目中含情。副镇长知趣地说：“刘镇，要不我去。我给邓部长打电话，他来替我。”

陆书记发表否决意见：“你个老滑头，想溜！输家不开口，赢家不许走。老刘去。老刘你是镇长，你出面，免得说我们不重视。”

党委书记做了最终决议，民主服从集中，刘镇长默然半晌，抓起骰子，说：“再打一圈。反正我现在还在乡下。他几爷子鬼子进村，老子搁张冷板凳让他先坐坐。”妇女主任手气正旺，连声称妙。

一圈打完，刘镇长旧仇未报，新恨再添，估量时间，断无再打一圈的可能，收拾溃兵残将一般的零钞，把座位让给刚刚赶来的武装部长，愤怒离去。

镇头几人等得难耐。琴高感觉气闷，拉开车门跳下去，如同跳进一个巨大的冰箱，身子冻得一缩，拼命跺脚搓手，呼出的暖气在嘴边凝成白蒙蒙一团。拥军看他像《西游记》中口吐白气的妖怪，摇下车窗，粲然一笑道：“郑记者，冷，还是上来吧。”

琴高微感诧异。拥军跟他年龄相差不远，一副面孔却像官场历练出来的标准形象，除了上车时赏了琴高一个稀薄的笑脸，一路上板着脸庄重肃坐，不像下乡调查的钦差，倒像参加葬礼的至亲。拥军如此做派，琴高自认没有义务巴巴贴上热脸，一路无语，范副主任突然转性，琴高几乎误作换了人间。记起自己职责，琴高说：“范主任，咱们先照几张现场？”

拥军心领神会，天气不好，再晚无法留下此行证据。这种相片基本造型是以领导为中心，群众簇拥，领导挥手做指示样，群众凝神聆听做醒悟激动状。范副主任惯经此阵，每每充当群众演员，此时自己成为中心，只恨身边仅有司机干事两人，难以成众，索性连司机也不带，以免照相时造型拘束。

拥军开车，两人折返回去，捡烂路好路斟酌着拍了十来张相片，再回镇头，王庙镇刘镇长已经等候在那儿。

拥军不再拿架，远远地伸手过去，连称打扰。刘镇长双手接住，满脸堆笑说：“范主任，客气啥子，都是革命工作嘛。你们这些区上的领导，平时请都请不来。”

跟开会一样，迎来送往也是一位官员的基本工作。拥军兵临城下，陆书记拍板决议，刘镇长如同新妇过门，只得认命。拥军相貌堂堂，举止极有气势，一见可知前途无量，刘镇长不由起了结交之心，此念一转，态度有变，热情中带上不少真诚。

琴高见这位矮胖的刘镇长，脸蛋如凉拌番茄，红中夹白，不像冻的，倒像生癣，身材厚实得叫举重运动员自愧不如，足以屏蔽数米之内的手机信号，跟拥军同属一个级别的选手，两人握手就像两位大力士在比赛掰手腕。

拥军转头介绍琴高：“郑主任，我们的大记者，专门辛苦前来跟踪报道。”

琴高不虑拥军如此介绍，好比入室小贼误认情夫，被尴尬地高估，又像午夜后的电视广告，公然招摇撞骗。“欢迎欢迎！欢迎郑大记者光临指导。”刘镇长伸手过来抓住琴高，像抓住小偷一样牢固有力。琴高准备不足，痛得龇牙，强笑着说：“刘镇长，幸会。范主任过奖，我哪是什么大记者。”借着表示手痛遮掩脸上难堪。

拥军微微一笑，琴高这话含混得妙，听起来否定“大记者”的“大”，实际上表示“记者”是假，他的虚荣心不肯让他明白表述，支使他用真话来掩饰事实，听在刘镇长耳中，反以为他是客气。这个郑琴高倒不是呆子。琴高此时多少也明白过来，何以刚才范副主任突然对自己关心微笑。前倨乃是强调二人身份不同，后恭因为需要自己支撑场面。此时面对刘镇长，他们属于统一阵线，一荣俱荣。两人对看一眼，都是一乐。

刘镇长装模作样地拿出手机看看时间，说，“这样吧，时候也差不多了，我就代表陆书记，代表王庙镇政府请大家吃个便饭。范主任，郑记者，咱们一边吃一边聊，如何？工作要干，饭也要吃。”看似建议，实则决定。招呼先前那位干事一起上车，指点开到镇里一幢小楼前停下。琴高下车，见招牌写着“老地方”三字，暗道这店名倒是不俗。刘镇长当先进门，赫然看见正中一张桌子正围着厨师服务员在打麻将，没好气地吼道：“收起收起，来生意了。拐子呢？叫他回来。好好弄一桌，接待区上的领导。”一桌人不敢违背镇长命令，收拾战场撤退，恋恋不舍之情恰如刚才政府活动室的镇长大人。

刘镇长招呼众人坐了刚才的麻将桌，服务员泡茶上来，正在闲聊，门外一个声音大叫：“刘镇长，刘镇长。”破裂得像一根旧鞭子，高昂得如同游乐场的广播找人，一个人左摇右摆地抢进来，拉着刘镇长的手，欢喜得像遇见久别的情人，激动如同选秀过关的少女，身子一倾一倾地像是要扑在刘镇长身上。琴高见他矮瘦，套一件又长又大的防寒服，人像困在一个大吊钟里，明显衣不称身，腿瘸着，猜是刘镇长口中所说的“拐子”。刘镇长厌恶地甩开他，向范郑二人介绍说是酒楼的周老板。周老板跟范主任郑记者握手招呼后注意力重新回到刘镇长身上，换了一副哀怨语气诉苦。琴高听了半晌明白这周老板竟是

堂堂王庙镇政府的大债主，镇政府历年来欠下的餐费足够再开好几家这样的酒楼，难怪刚才如此失态。

“政府还会少了你的钱？今天不许再扯这个事！当着区上来的领导，你想败坏我们王庙镇政府的光辉形象？郑记者报道出去老子要你名誉赔偿，经济赔偿。”刘镇长狞笑着说，手一挥：“好了，春节前我安排他们挤点钱给你。今天你先给我安排好，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。”

“今天又是记账？”周老板满脸失望和无奈跟满脸的皱纹一样掩饰不住。

“脑袋都进去了还考虑身子？老子下午……”刘镇长本想报告刚才的麻将战果以示迫不得已，醒悟自己该是刚刚下乡回来，及时刹车，转头看着门口一人问：“你朋友？”

这人一直立在门口，表情像哨兵一样严肃，头发稀而不乱，用摩丝塑得整齐划一，像顶着一包方便面，胖脸上嵌着一双纽扣一样的圆眼睛，米其林小人儿般的炯炯有神，身板结实得像一块麻将牌，本来以他的吨位，断无忽略之理，只是刚才周老板进来太过抢眼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周老板换了一脸骄傲表情拉过来说是战友，在市纪委工作。现在社交礼仪，初次见面，介绍必带官衔，如同古时人问台甫，周老板没有介绍职务，范刘二位自然明白他这位战友只是普通干事，可是异口同声地奉上“市领导”尊称。三人寒暄，片刻已经寻找到好几位共同认识的同志，证明彼此都是圈内人士。

琴高也有荣幸跟市领导隆重握手，然后自觉退到一边。他不会因为拥军赠了他一个“大记者”的头衔，就像婚礼上的司仪一样，愚蠢地认为自己很重要。他冷眼旁观，感觉今天不虚此行，遇人皆奇。市领导跟周老板站在一起，感觉像是一对相声演员。而市领导跟范刘二